

# 四庫全書總目彙訂

魏小虎 編撰

七



四庫全書總目彙訂

魏小虎  
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七

# 卷一二九

## 子部三十九

### 雜家類存目六

#### 蔣說二卷(兩淮鹽政採進本)

國朝蔣超撰。超有《峨嵋山志》，已著錄。《蔣說》者，蓋因其姓以名書，如僧肇著書名曰《肇論》之類也。而觀其自序，乃轉讀“菰蔣”之蔣，已為詭僻。其書雜記聞見，別類分門，附以議論。大旨明鬼而尚儉，尤尊佛氏，至以儒童菩薩化生孔子為實。然其論時政三十餘條，欲復封建一說，尤迂謬難行。惟卷末記節烈數十條，或可備志乘採擇耳。

#### 雲谷卧餘二十卷續八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張習孔撰。習孔字念難，歙縣人。順治己丑進士，官至山東提學僉事。其書喜議論而不甚考證，多以私臆斷古人。又果於自信，如杜甫之詩皆為改定，左丘明之《傳》亦為刪削<sup>①</sup>。此自有詩文以來無人敢為之事也。

#### 【彙訂】

① “丘”，殿本作“邱”。

## 蒿菴閒話二卷(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)

國朝張爾岐撰。爾岐有《周易說略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劄記之文，凡二百九十六條。顧炎武《與汪琬書》自稱精於《三禮》，卓然經師，不及爾岐。故原跋以是編為《日知錄》之亞。然《日知錄》元元本本，一事務窮其始末，一字務核其異同。是編特偶有所得，隨文生義，本無意於著書，謂之零璣碎璧則可。至於網羅四部，鎔鑄羣言，則實非《日知錄》之比。如“曾子易簣”一條，稱“嘗見一書，說楚國曾聘曾子為相。是當時亦曾作大夫，故季孫得以此為遺”云云。案《韓詩外傳》稱：“曾子仕於莒，得粟三秉，方是之時，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；親沒之後，齊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晉迎以上卿，方是之時，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。”又稱：“曾子仕齊為吏，後南遊於楚，得尊官。”爾岐所謂嘗見一書，當即指此。然韓嬰採掇雜說，前後已自相違異，豈可引以詁經？顧炎武必無是語矣。其論吳澄《三禮考註》出於依託，極為精核。蓋爾岐本長於禮，故剖析鑿鑿。使盡如斯，則方駕《日知錄》可也。

## 暑窻臆說二卷(山東巡撫採進本)

國朝王鉞撰。鉞有《粵遊日記》，已著錄。是編則《世德堂遺書》之第四種也<sup>①</sup>。前有自序，稱：“三伏酷暑，揮汗之餘，取架上書，得明人小說百餘種。逡巡讀之，隨讀隨筆。”今核其名目，似所讀乃陶珽《續說郛》也。如辨《莘野纂聞》記劉球事，《涉異編》剿《太平廣記》所載慕容垂詩，《春風堂隨筆》誤記元韶娶魏孝武后事之類，亦間有可採。而體例不善，賓主混淆，不辨孰為原文，孰為鉞語。是則排纂之過耳。

**【彙訂】**

① “之”，殿本無。

**聽潮居存業十卷(江西巡撫採進本)**

國朝原良撰。良字鳴喜，江西樂安人。順治中貢生，官寧都縣訓導。是書分十編，各立四字標目。一曰《明宗正學》，前多講學之語，後亦雜論經義。如謂孔子學問源於契及成湯、武丁；謂刪《詩》存《車鄰》為預知秦有趙高之禍，皆失之附會。二曰《身世要則》，多論世故。如“陰德”一條既云“陰德非惟不求人知，亦不可求天知”，“報應緩急”一條又稱“天不急性，却有記性，吾輩於善念善事須忍耐為之”，隔半頁而自相矛盾。附以讀書、作文十六則，亦殊不倫。三曰《史會大綱》，四曰《友古特評》，五曰《羣古對觀》，六曰《左國補議》，皆史論也。但《大綱》多論世運盛衰，《特評》則品藻人物，《對觀》則摭古之相類者論之，《補議》則仿呂祖謙《左氏博議》、柳宗元《非國語》而斟酌其說耳。七曰《讀餘志略》，大致如王世貞《讀書後》而彌為膚淺。如以《考工記》為三代以上之書，不宜附之於周，是併“鄭之削”、“宋之斤”、“吳越之劍”諸句亦未讀也。八曰《元〔玄〕圃餘珍》，剽掇舊事，略加評斷，亦史論之旁支。九曰《韻林隨筆》，皆所作詩話。如謂庾信詩為梁之特出，唐之先鞭，而《文選》少載，又謂劉禹錫、元稹、白居易與宗楚客同賦《金陵懷古》詩，則其他可以概見矣。十曰《山野寤言》，皆私撰經世之策，尤多迂闊之談。大抵好為議論，而所學則未能淹貫者也。

**匡林二卷(浙江汪汝璫家藏本)**

國朝毛先舒撰。先舒有《聲韻叢說》，已著錄。是編皆其議

論之文，哀為一集。自序稱讀蘇軾《志林》，“稽諸事理，時或戾焉。因偶為駁正數段，更取他作之類似者併錄之，得若干篇，名曰《匡林》”。則是書立名，當為匡正《志林》之義。而與軾辨者僅二三條，其餘皆自錄集中雜文與近人辨者。然則以哀聚衆作謂之“林”，以力排俗論謂之“匡”。觀其《〈小匡文鈔〉序》以小有所匡為說，可互證也。先舒嘗與毛奇齡書，戒其詆訶太甚，故持論不似奇齡之獷，然習尚實似奇齡。但奇齡喜談經，先舒喜談史；奇齡好蔓引典籍，先舒好推究事理；奇齡好與古人爭，先舒好與今人爭耳。其中如謂《春秋》不書隱公即位，所以誅平王；鄭伯克段之事，罪在段，不在鄭伯；齊桓首止之盟，定王世子為大惡，皆故為高論。牽引夢與九齡之文以駁艾南英，亦頗附會。使盡如其《題杜詩註》之類則善矣。

庸言錄無卷數（浙江吳玉墀家藏本）

國朝姚際恒撰。際恒字善夫，徽州人。是編乃其隨筆劄記。或立標題，或不立標題，蓋猶草創未竟之本。際恒生於國朝初，多從諸耆宿游，故往往剽其緒論。其說經也，如闢圖、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羲；闢《古文尚書》之偽則本之閻若璩<sup>①</sup>；闢《周禮》之偽則本之萬斯同；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，而持論彌加恣肆。至祖歐陽修、趙汝楨之說<sup>②</sup>，以《周易·十翼》為偽書，則尤橫矣。其論學也，謂周、張、程、朱皆出於禪，亦本同時顏元之論。至謂程、朱之學不息，孔、孟之道不著，則益悍矣。他如詆楊漣、左光斗為深文居功，則《三朝要典》之說也；謂曾銑為無故啟邊釁，則嚴嵩之說也；謂明世宗當考興獻，則張、桂之說也。亦可謂好為異論者矣。

## 【彙訂】

① 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八第一二一條載康熙三年，姚際恒將所著《古文尚書通論》出示於閻，閻氏手自繕寫，散見於《疏證》各條中。其中明引姚說者近二十條。所謂“闢《古文尚書》之偽則本之閻若璩”實屬本末倒置。（楊緒敏：《評“清初最勇於疑古的”學者——姚際恒》）

② “趙汝楛”，殿本作“趙汝謀”，誤。《總目》卷三著錄宋趙汝楛撰《周易輯聞》六卷附《易雅》一卷《筮宗》一卷。

## 筠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(內府藏本)

國朝宋擘撰。擘有《滄浪小志》，已著錄。是書皆雜記耳目見聞之事。其中如“回雁峯考”之類，亦閒資考證。然如“風風雨雨送春歸”一詩，向謂乃無名道士詩<sup>①</sup>，此獨載為鬼詩。劉廷璣《在園雜誌》又考校字句，辨其是非。實則明人所刊《醒世恒言》傳奇中詩<sup>②</sup>，不知何以譌傳至是也。亦足徵小說之不足憑矣。

## 【彙訂】

① “詩”，殿本作“所作”。

② 此詩實出於《警世通言》第八卷《崔待詔生死冤家》(原名《碾玉觀音》)，據說作者是王巖叟。(程毅中：《〈送春詩〉與〈四庫全書總目〉的考證》)

## 二樓紀略四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佟賦偉撰。賦偉字青士，襄平人，官寧國府知府。寧國舊有北樓，即南齊謝朓之高齋。明嘉靖中，知府朱大器又起文昌臺，設書院其下。賦偉更為修治，題曰南樓。每乘暇遊宴其間，因雜錄見聞為此書。多自述其政績及旁涉他事，不盡有關於二



樓。既非地志，又非說部，九流之內無類可歸，姑附之“雜家類”焉。

介軒遺筆二卷(江西巡撫採進本)

國朝史既濟撰。既濟字若川，鄱陽人。是編皆隨筆記錄，多誌其家世本末及江右近事。間及經史，亦罕所考據發明。

復堂雜說一卷(江西巡撫採進本)

國朝史白撰。白字堅又，鄱陽人。書中皆雜論經史之語。其解《易》卦，多尚互體，頗能復古，其餘皆習見之語。首尾僅四十餘則，蓋其隨筆劄記，而後人鈔撮成帙者也。

竹村雜記二卷(江西巡撫採進本)

國朝史白撰。亦《復堂雜說》之類，而條目稍多。其中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非一人所作，引黃池之會《左氏》作“先晉人”、《國語》作“吳公先敵”為證，頗能得聞。解“壹發五狝”，以“中必疊雙”為誤；解“朝躋于西”，以朱註作“雨止”為誤，亦頗見疏剔。至謂“桎梏而死”為桎梏於人欲，則殊失之穿鑿。其他亦不能一一精確也。

山志六卷(江蘇周厚堦家藏本)

國朝王宏〔弘〕撰。宏撰有《周易筮述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筆記之文。議論多而考證少，亦頗及見聞雜事。其論曾子字子輿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，不應亦字子輿。不知古不諱字，即弟子亦不避師名。董仲舒弟子有呂步舒，漢人最重師承，當時不以為非也。其論古詩“東城高且長”與“燕趙多佳人”當從《文選註》分為二篇，不知李善、五臣並無此語，此語起於明張鳳翼之

《纂註》，不足為據。陸機所擬及徐陵《玉臺新詠》亦均作一首，鳳翼何從知為二也？其載明世宗論《書·武成篇》有引用歐陽修語，指為有功於《六經》，楊一清對以修之解經僅見《武成》，宏撰以一清之對為是，是均未知修自有《詩本義》也。其載郭正域所刻《韻經》為沈約故本，詆屠隆未見其書，是韻書原委全未尋檢也。其載簡紹芳之說，辨揚雄未嘗仕王莽，是未核李善《文選註·王儉集序》所引劉歆《七略》也。其為楊嗣昌辨冤，亦恩怨之見，不足為憑。至於紀孫傳庭之死，謂得於其至戚孔滌儒<sup>①</sup>，與史小異，可資參考。其講學諸條，亦皆醇正平允。與孫承澤雖友善，而無所曲徇，頗能去門戶之見為可取云。

### 【彙訂】

① “孔滌儒”，殿本作“孔濼儒”。清初刻本此書卷一“孫督師”條作“孔念心，字傑儒”。

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一卷（浙江吳玉墀家藏本）

國朝陸次雲撰。次雲有《八紘譯史》，已著錄<sup>①</sup>。三書皆辨證經史疑義，體例相同。特隨得一二卷即以付梓，遂各立名目，實則一書而再續耳。《尚論持平》上卷論《五經》，下卷論《四書》及子史，多摭拾瑣說，而參以臆斷。如水流濕，火就燥，濕自為卑濕，燥自為乾燥。而取秦觀之說，謂：“濕者土之氣，土者水之妻，夫從妻好，故水流濕；燥者金之氣，火者金之夫，妻從夫令，故火就燥。”殊穿鑿無理。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即舜歌之《南風》，謂《詩》以邶、鄘、衛並列，存三監也，存三監所以存殷也，殷祀之絕，有未愜於聖人之心者；謂夫子錄《秦風》寺人之令為預見趙高之禍；謂

《泰誓》、《武成》皆稱紂為商，證殷為地名，非國號，皆杜撰無稽。至《春秋》未嘗擯楚，《論語》“不語怪力亂神”為指《春秋》，皆郝敬之謬談；孟子論“貴戚之卿”為陰指田文之將篡，乃于慎行之妄說；管、蔡為殷之忠臣、文王之孝子，尤郭子章之悖語。一概錄之，殊失裁斷。謂《尚書》逸篇乃逸於孔子之時，不逸於秦火之後；謂《忠經》真出馬融，其註真出鄭元，更漫無考證矣。《析疑待正》於《豳風·七月》、《孟子》“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輿梁成”，皆力主周用夏正，與《尚論持平》中“春王正月”一條自相矛盾。其推崇偽撰《三墳》為古書，蓋陰剿鄭樵之說，而諱其所出。《癸辛雜識》辨《詩序》“后妃之德”句，謂后指文王，妃指太姒。以是例之，則《葛覃》序稱后妃所自作，將文王與太姒聯句乎？《蠡斯》序稱后妃不妒忌，將以不妒忌加文王乎？其說至為無理，而次雲取之，殊不可解。《事文標異》稱《黃帝素問》引古《月令》，案《素問》無引《月令》之文，其註中所言乃宋林億等《校正》引《唐月令》，與黃帝無關。又稱《大學》石經本，案《石經》出自豐坊，其政和年號之舛迕，合兩賈逵為一人之謬誤，前人已辨之。尤侗《艮齋雜說》不暇致詳，次雲又述之，亦為失考。惟其稱《緇衣》所載葉公之顧命，註家以為沈諸梁者，其文實在《汲冢周書·祭公解》內，“葉”字為“祭”字之譌。其言有據，可以備一解耳。

### 【彙訂】

① 依《總目》體例，當作“次雲有《湖堦雜記》，已著錄”。（胡露：《〈四庫全書總目〉子部存目補正》）

在園雜誌四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
國朝劉廷璣撰。廷璣字玉衡，號在園，鑲紅旗漢軍。由廩生

官至江西按察使，後降補分巡淮徐道。是編雜記見聞，亦間有考證。頗好譽己詩，似張表臣《珊瑚鉤詩話》。四卷錄乩仙詩至十五六頁，亦太近《夷堅》諸志。所記邊大綬伐李自成祖墓事甚詳，然與大綬自序不甚合，疑傳聞異詞也。

### 妙貫堂餘譚六卷(江西巡撫採進本)

國朝裘君宏〔弘〕撰<sup>①</sup>。君宏字任遠，新建人，康熙丙子舉人。是書多記舊聞，隨事論斷，或意所未盡，則本條之下更綴餘論以申之。凡分五類，一曰譚史，二曰譚學，三曰譚詩文，四曰清譚，五曰雜譚。記其鄉人之事為多。

### 【彙訂】

①“裘君宏”，底本作“裘若宏”，下同，據殿本改。清康熙刻本此書卷一、二、四題“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”。（杜澤遜：《四庫存目標注》）

### 東山草堂邇言六卷(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)

國朝邱嘉穗撰。嘉穗有《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劄記之文，分經史、性命、學問、政教、見聞、詩文六門。大抵好為論辨，而考據甚疏。其“有婦人焉”一條，以“婦”字為“媯”字之譌，指為陳胡公滿，絕無典據。其“古文韻語”一條，謂《中庸》“仲尼祖述堯舜”一章為隔句用韻，乃孔子贊。如“武”字、“土”字已見今韻上聲“七虞”，他如“幬”字、“悖”字、“化”字、“大”字音皆相近，想古韻可通用。惟“如日月之代明”，“明”字乃平聲，不可假借，或當叶作“暮”字，其說乖謬。託之夢中神授，尤為怪誕。其“三年喪辨”一條，謂古禮實三十六月，不知唐王元〔玄〕感已有此說，為先儒所駁。至謂此說出《魯詩世學》，係宋本，今

坊中無之，是併豐坊不知為何代人也。“哀梨”一條，謂“哀”字非姓非地，殊不可解，當作“袁”字，是併《世說新語》未考也。至“魚符”一條謂我朝因前明之制，凡朝參官給牙牌懸於腰間，以通禁門，更為草野傳聞之語。蓋其著書大旨在於講學，而又好奇嗜博，雜及他事，違才易務，故踳駁如斯。至五卷“見聞”一門，全類小說，六卷“詩文”一門，多論八比，尤與全書不類也。

#### 蓉槎蠡說十二卷(浙江孫仰曾家藏本)

國朝程哲撰。哲字聖跂，歙縣人。此編前有王士禎序，稱其“抱博辨之才，具論斷之識”，無雷同剿說之弊。然其書雜掇瑣聞，不甚考證。大抵皆才士聰明語耳。

#### 道驛集四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張祖年撰。祖年字申伯，湯溪人。是集其所自編，凡再易刊版乃定。卷一曰《正學闡微》，泛論《四書》、性理諸書。卷二曰《正史闡微》，大致似胡寅《讀史管見》。卷三曰《雜文提要》，卷四曰《雜著提要》，大抵多講學之語。祖年自稱張栻二十世孫，故力辨張浚殺曲端事，說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皆主栻說。而於明英宗免聖賢後裔差役一事，尤頌美不置云。

#### 讀書隨記一卷續記一卷剩語一卷(編修汪如藻家藏本)

不著撰人名氏，自題曰湖上逸人。又署“上章攝提格”，為庚寅歲。相其版式，蓋康熙中所刊也<sup>①</sup>。其書皆摘錄經史中語，而以己意論斷之，然無所發明。《剩語》為詩賦小詞數十首，於句下各加箋註，亦無可採。

#### 【彙訂】

① 光緒《無錫金匱縣志·藝文志》卷三九收有此書，書名下

題王邦采名，卷二二有其傳，《大雅堂集》亦有其傳。乃康熙中人，又號逸人。（曹正元：《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〉偶證三十例》）

### 卮壇對問六卷（江蘇巡撫採進本）

國朝江德中撰。德中有《西粵對問》，已著錄。是書首卷論支干及日月星雲之事，二卷以下則雜論經史。其自序云：“斯編紀事，初詳甲子，譜年也，閒存姓氏，慎交也。”今覆審是書所載，與二語絕不相應，疑已經他人刪訂，非其原本矣。

### 經史慧解六卷（浙江巡撫採進本）

國朝蔡含生撰。含生字天度，蕭山人。其自署稱“固陵”者，即今蕭山縣西興地也。是書雜取經史事蹟、人物，各著論一篇，凡二百二十一首<sup>①</sup>。其文縱橫辨難，頗似毛奇齡。好為異說亦似之，然博瞻不及也。末一篇論孟子，謂孟子之徒如萬章、公孫丑輩，其言鄙悖淺俚，而惜己不遇孟子。謂：“僕無從受，孟子無可授，其為不遇則均。”其高自位置，又甚於奇齡。二人生同邑里，或亦聞風而興，變本加厲歟？

#### 【彙訂】

① “二百二十一首”，殿本作“二百二十有一”。

### 任菴語略無卷數（直隸總督採進本）

國朝王建衡撰。建衡有《讀史辨惑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筆記之文，不分卷數，但錄為上下二冊。自述性喜讀書，儲藏甚富。今觀其上冊所論，皆商濬《稗海》所載<sup>①</sup>，下冊所論，皆陶宗儀《說郛》所載也。

#### 【彙訂】

① “商濬”，殿本作“商維濬”。

### 嶺西雜錄二卷(江西巡撫採進本)

國朝王孝咏撰。孝咏字慧音，吳縣人。自序題“強圉大荒落之歲”，當為乾隆二年丁巳，其時《舊唐書》猶未刊刻頒行，故孝咏有重刊之議也。是書乃孝咏客遊廣西時作，其中頗紀粵事。而所考證議論，無關於粵者甚多。蓋以成於嶺西而名，非記其風土也。孝咏猶及與朱彝尊等遊，故耳目濡染，所言往往有根柢。其中如評李贄、屠隆、祝允明，皆極確當。其論徐炯註《李商隱文集》，程嬰、公孫杵臼事未詳。《左氏》記趙武事<sup>①</sup>，與《史記》全殊，失之不考。其欲以《山海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楚詞》、《水經》為《十三經》羽翼，則文人好異之談，又墮明人習氣矣。

#### 【彙訂】

① 殿本“事”上有“此”字。

### 後海堂雜錄二卷(江蘇巡撫採進本)

國朝王孝咏撰。是書成於乾隆甲申，年已七十五矣。多評論古人，亦間及近事。其學多本毛奇齡，故欲以奇齡配孔子廟，未免偏私。其“文人相輕”一條，載王士禎獎拔趙執信惟恐不及，而執信薄行負心，於其死後作《談龍錄》云云。案執信為士禎之甥壻，其相失結釁在士禎生前。故《居易錄》中論二馮擬《才調集》有“鑄金呼佛”之誚<sup>①</sup>，《談龍錄》序亦有年月可稽。孝咏以為士禎沒後始著書，非其實也。

#### 【彙訂】

① “擬”，殿本作“批”。《居易錄》中無論二馮評《才調集》之文，實見於《古夫于亭雜錄》卷五。

## 南村隨筆六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陸廷燦撰。廷燦有《續茶經》，已著錄。此其居家時取平日所見聞雜錄之，而於新城王士禎、商邱宋犖兩家說部採取尤多。蓋廷燦為士禎與犖之門人，故其議論皆本之《池北偶談》、《筠廊隨筆》諸書而略推擴之。其中如辨古人之登高不獨重九、開元寺紙簫勝於磁簫諸條，亦頗見新意。至其載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員，乃後漢之制，不知前漢則其數較倍；推梁蕭子顯之《同姓名錄》，不知子顯書世已無傳。考據亦時有未密也。

## 枝語二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孫之騷撰。之騷所輯《尚書大傳》，已著錄。是書取花木蔬果之類，各為詮釋。略於形色性味，而詳於名義。或穿鑿其偏旁，或附會其音聲，偏旁、音聲皆不可通，則宛轉假借，牽合故實，以寓議論。大抵以陸佃《埤雅》為鼻祖。然《埤雅》之失在於好引《字說》，而所長在於考據經典。之騷不效其考據，而效其《字說》，亦可謂不善學矣。古來著錄之例，草木種植當附“農家”，名物訓詁當附“小學”，是書皆近之而皆不類，姑附之於“雜家”焉。

## 講崖脞說五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章楹撰。楹字柱天，浙江新城人。雍正癸丑進士，官青田縣教諭。是書皆其隨意鈔撮之語，初名《噩捭脞說》<sup>①</sup>，後更今名。一卷曰《詩話》，多錄同時諸人贈答詩篇，而已作亦附見一二。二卷曰《昔遊》，乃述平生經歷山水佳勝。三卷曰《詫異》，則記近世異聞而閒證以古事。四卷、五卷曰《摭軼》，則諸書紀載非世所習見者，節錄大略，而以己見發明之，略似史論之體。



## 【彙訂】

① “壘捭脞說”，殿本作“壘崖脞說”，誤，參乾隆三十六年刻本此書章楹自序。

## 書隱叢說十九卷(浙江巡撫採進本)

國朝袁棟撰。棟號漫恬，吳江人。是書雜鈔小說家言，參以己之議論，亦頗及當代見聞。原序擬以洪邁《容齋隨筆》、顧炎武《日知錄》，棟自序亦云摹仿二書，然究非前人之比也。

## 然疑錄六卷(江蘇巡撫採進本)

國朝顧奎光撰。奎光有《春秋隨筆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筆記之文。其中說《春秋》者十之五六，說《四書》者十之二三，其他論史、論詩、論文及雜論事理者僅十之一二。所徵引不甚博，而立說大抵中理。其論《四書》，取毛奇齡之淹洽而不取其巧辯；論《春秋》，駁胡安國諸人之苛刻，而一一原情準勢，皆為可取。論嘉靖大禮一事，歷駁張璁、桂萼、方獻夫之說，而謂楊廷和特操之已蹙，遂相激彌甚，可為持平之議。其論文、論詩亦具有所見。惟力駁《公羊傳》為尊者諱之文，則似持平而實乖理。夫褒貶者是非之公義，聖人不得私也；忠孝者臣子之大分，聖人亦不得越也。董狐之於趙盾，《南史》之於崔杼，特同為齊、晉之臣耳。若《春秋》則魯史，孔子則魯人也。其被弑之主若隱公、閔公，皆魯之先君，其與弑之人若桓公、宣公，亦魯之先君也。書薨而不地，其實固不沒矣。如儼然立其子孫之朝，而奮筆大書以惡逆之名加祖宗，是豈天理之所宜而人情之所安哉！奎光所論，是證父攘羊之直，非聖人之義也。

## 瀟湘聽雨錄八卷(編修程晉芳家藏本)

國朝江昱撰。昱有《尚書私學》，已著錄。是編乃其弟官常